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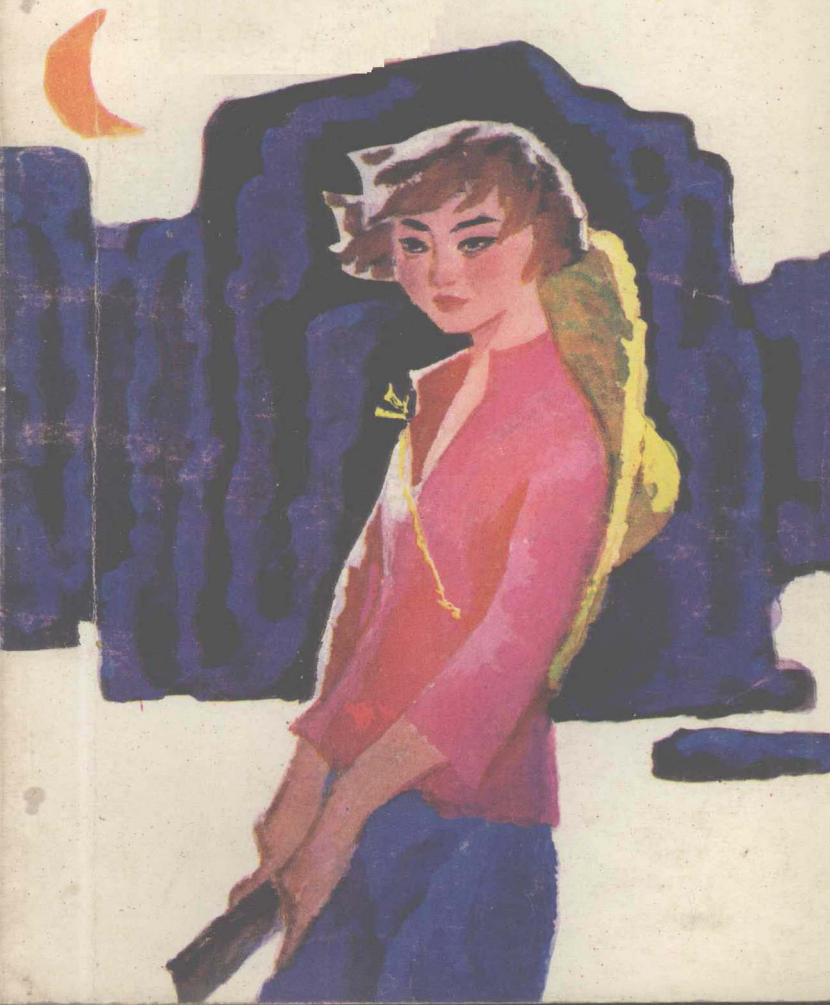


LIUYUE CONGSHU

六月丛书

山雀儿

胡则丘



SHAN QUE ER

山 雀 儿

胡 则 丘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山 雀 儿

胡则丘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3,000 印张：4.5 印数：1—17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02 定价：0.35元

序

那是二十余年前的往事了。一九五六年的初秋，我作为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到恩施采访，则丘在《恩施日报》工作，就这样认识了。一九五六年，是人民共和国充满生机的一年。我虽然比则丘大上十多岁，也觉得真正的生活好象刚刚开始，前面是充满鲜花和欢笑的世界。不料几个月后，我就成了罪人，而则丘仅仅由于和我见过几次面，也受到株连，堕入长达二十余年的厄运……

从此我们没有再见过面，没有通过音信。然而我一直记着他的笑容，他那稚气很重的面孔。再就是他对于他家乡桃花江的深深的爱恋。他一次又一次对我说那里有多么美，反反复复地劝我一定要到桃江去。

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，所以对于自然风光比较淡漠，还抱着一点偏见，总觉得“还

是咱们家乡美”。所以，当他执意劝我去桃花江的时候，我嘴里不说，心里想的却是：“急什么。也未见得比我们的大森林和大雪原更美吧……”

现在读了他的《竹妹子》和《山雀儿》，便觉得则丘对他家乡的爱确是真挚和深厚的了。我好象置身于从未去过的山乡，闻到清新的竹香，听到小溪的流水……

尤其可贵的是：这个集子中的所有作品，都是作者遭到政治灾难后写的，但是看不出人生的最大不幸在他心灵上留下的暗影。没有对于生活和对于人民的强烈的爱，他胸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光明。

这里的作品，有些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纪录。那一代人，是中国人中见过旧社会的最后一代人。后来的少年，应该是遇不到那样的艰难和困苦了；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幻想和欢笑了。也许，在今天的少年读者看来，书中的孩子似乎比他们更象大人。那是由于他们必须过早地为自己去争取生存。

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是不是还有另一

个方面——我们的儿童文学往往把孩子大人化了呢，是不是并不总是那么聪明，那么老练，是不是比书中写的更幼稚、更傻气乃至更可笑呢？我看是的，我自己的童年就是一个证明。有些成人文学作品的问题是把人物理想化或者脸谱化，儿童文学作品则是把孩子大人化。

如果这本书也多少有一点这种情形，我看责任也不尽在作者。那是整整一个时代政治生活和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留下的印记。演戏的无不意识着自己是在演戏，写书的无时不想着自己是在写书，并且尽力使自己的表演和写作不要违背了无形的导演的要求。

则丘同志在漫长的生活历程中没有失去童心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如果说除了对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要求之外，作家还需要具备一点什么特殊的素质的话，首先就是一颗纯真的心，一颗充满生命之火的心。人总是要衰老的，作家的心，他的感觉、感情和思想却没有权利衰老。从这本书中，我见到的则丘还是一九五六年他，这是最可喜可庆的。

因为如果他的感情和年龄一起进入了老境，
他的作家生涯也就应该停止了。

刘宾雁

1984年2月25日于北京

目 录

- 牛铃声声……………(1)
- 竹妹子…………… (18)
- 山雀儿…………… (31)
- 短笛…………… (47)
- 水鸭子…………… (55)
- 火枪哪里去了…………… (68)
- 车过娃娃寨…………… (82)
- 鱼哨…………… (104)

牛铃声声

小蛋子的爷爷爱牛如命，人称牛如命、牛爷爷。

党的三中全会后，农村放宽经济政策，爷爷听说政府允许私人喂牛，高兴极了，连忙买进了一头小黄牛，又买了个黄铜做的牛铃，用一根亮通通的牛筋拴在小黄牛的颈项上，怪好看的。那牛铃的响声特别脆，牛放到山里，隔几坡几岭，都可以听到。牛爷爷听到这响声，就眉开眼笑胡子翘，乐呵呵的。

小蛋子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了。爷爷买这头小黄牛，也是为着小蛋子；为小蛋子准备读初中的学费。因此，爷爷爱小黄牛，归根结底是为着爱小蛋子。小蛋子当然体会得到爷爷的这番苦心，自然成了爷爷照看这条小牛的得力助手。

清晨，太阳公公还没起床，小蛋子就把

小黄牛赶上山去吃草；下午放学回家，丢掉书包，就跟爷爷到山上牵牛。小黄牛看见小蛋子，就“嘛、嘛”地蹦跳着跑拢来，把头抬得高高，鼓起眼睛，亲昵地、久久地望着他，“噗哧、噗哧”地吹着鼻息；有时又旋风似地飞跑撒欢，颈项上的铃铃就响得特别密，特别脆，特别悦耳。这时，爷爷就拉着小蛋子的手，一同欣赏小黄嘛的“旋风舞”。回家时，小蛋子牵着小黄嘛，爷爷就用刀割一捆黄姜树叶，顺手带回家，给小黄嘛薰蚊子。这当儿，小蛋子就拿来一把很精致的小铁梳，给小牛抓痒、梳虱子。他一梳呀，小牛就举起小尾巴，一动也不动，昂起头，张开小嘴，痴痴地看着小蛋子。爷爷说：“蛋子，那是小牛高兴，对着你笑哩！”蛋子也就张开嘴，对着小牛笑起来。真象一对玩得最好的知心朋友哩。

这天，小蛋子下午放学回家，又跟着爷爷上山牵牛。平时上山就听到铜铃响，这回，跑遍了几个山头，还没听到了点儿响声。爷爷眼睛鼓得大大的，站在山顶上高声呼唤：“黄嘛——黄嘛——”

哪有什么“黄嘛”呢，只传来风吹树叶沙沙响。

小蛋子见小黄牛不见了，几乎急得要哭起来。他首先想到了老虎。老虎咬着小黄牛的颈项，往身上一甩，把小黄牛背到洞里，一块块撕着吃，撕得小黄牛好痛呀。于是惊叫起来：

“一定是被老虎咬了！我们大山区，肯定还有老虎。”

爷爷摆摆手，慢慢地说：

“怕不是的。据说最近来了马彪，老虎跑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一听说马彪，小蛋子连忙用手捂着屁眼，深怕马彪会从他的屁眼里钻进去似的。因为他听爷爷讲过，马彪个儿虽只有小狗大，但老虎最怕它，见着它就坐在地下藏着屁眼，防止马彪从屁眼里钻进去，用尖锐的爪子抓它的内脏吃。于是他又联想到小黄牛，着急地说：

“马彪会钻小黄牛的屁眼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马彪只钻老虎的屁眼，保护家畜。它一来呀，六畜就兴旺！”

“哟，家里养个马彪就好了，能保护小黄牛。”又问爷爷：

“小黄牛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只怕是跌到天坑里摔死了！”

爷爷告诉他，这大山里有几个大天坑，万丈深渊，滚个大石头下去，乒乒乓乓半天落不了地。小牛要是摔下去就没救了。

小蛋子听着，全身都发麻了。转又一想，天坑边上那么危险，小黄牛去干什么呢？又问爷爷：

“天坑边上有草吃吗？”

“没有草，全是岩壳。那种岩壳是不长草的。”

小蛋子想了想，说：

“没有草吃，小黄牛不会去的。危险地方，打都打不去，还会自己摔死么？”

爷爷觉得小蛋子说得有理，觉得小蛋子很懂得小黄牛的心理，不愧是小黄牛的知心朋友。便反过来问他：

“那么你说，小黄牛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是想念它妈妈，回老家看妈妈去了。”

听到小蛋子这么一说，爷爷佩服极了。

心里赞叹：这样的问题不是小蛋子，我就想不到。也难怪，这小黄牛刚刚断奶，就被我买来了，到现在还只有十来天时间，它想吃奶、想妈妈、想老家都是可能的，不过我没注意罢了。他想进一步试探一下小蛋子的观察力，故意问：

“你怎么晓得它想妈妈？”

“您没听见它叫吗？‘黄妈！黄妈！’叫得好伤心啊，简直象哭呢。每天我放它上山，它都要对着东边望，一望就是好久，草都不吃。还有，它一同其它黄牛合伴，就往有奶吃的黄牛妈妈胯子里钻，别的黄牛妈妈不认它，踢它，不把奶给它吃，它就感到很孤单，失望，象孤儿一样，怪可怜的，不想妈妈才怪呢！”

爷爷听了，更加相信了小蛋子。他禁不住抬头望着东边，沉思起来：是的，这小黄牛是从东场买回来的。在耕牛交易所，人多嘴杂，我也只顾买牛，没问清买主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地。再说，现在耕牛交易很活跃，允许贩运，这小黄牛难保不是贩运来的，兴许还转了几道手呢，又到哪里去找小黄牛的

妈呢？它的老家究竟在哪里，这都是谜呀。只怪我当时没打烂镗钵问到底，把小黄牛的妈妈问清楚。

一群归巢的锦鸡飞来，拍打了几下翅膀，惊扰了爷爷的沉思。他环顾四山，已显现出麻橙的颜色，夜幕快降临了。他只好拉着小蛋子，快快地走回家去。

回到家里，爷爷无心吃晚饭，闷闷地坐在灶门口，巴哒巴哒烧旱烟。小蛋子也不觉饿，他打开书包，拿出作业本，开始做作业。先做语文造句，不知怎的，一造“来……去”，就写“小牛从东场买来，又回到东场妈妈家去”；一造“想念……”就写“小黄牛想念妈妈，我想念小黄牛”，“爷爷想念小黄牛，坐在灶门口，巴哒巴哒抽烟，不吃饭。”看，这小黄牛老是在他脑子里，赶也赶不走。

他做完作业，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就迷迷糊糊看见他的小黄牛，颈上拴着那宝贝牛铃，偏着脑袋，看着另一只小黄牛吃奶，馋得流出好长的口水。它比那只小黄牛大不了多少，那只小黄牛吃完奶，它又挤进去，也想吸几口奶汁，那黄牛妈妈用犄角撞它，

用蹄子踢它，它就只好退得远远的。那黄牛母子吃饱了草，准备回家，它也跟在后面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。它们往哪走，它也跟着往哪走。不觉走了两里路，离开熟悉的山了。那黄牛母子的主人来了，给它一鞭子，甩掉了这个“尾巴”。它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抬起头望着远处，突然想起自己的亲妈妈来，就发疯似地朝东边乱跑。它简直在飞，蹄子腾起一溜青烟。慢慢，肚子两边生出了薄薄的翅膀，成了一只小飞牛；又渐渐地，小飞牛变成了小飞马，朝阔野高空飞去。苍鹰早已让开了路；人造卫星为它伴奏乐曲；火箭为它冲开云层；它漫无边际地飞呀，飞呀。霎时，一阵急剧的滚雷闪电过后，来了牛头马面的天兵天将，拿着神鞭，照着它头部乱打乱抽，将它赶回了地面，又变成了原来样子的小黄牛。牛铃在颈上轻轻地摇响。它左看，右瞄，迷了路，再也辨不清哪是东方，从哪里可以找到亲妈妈。它想折转回到小蛋子身边，也寻不到路了。它嗷嗷于原野，嘶鸣于荒郊，“黄妈、黄妈”地哭叫，呐喊，没有谁答应它一声，牵它一把。

这时，小蛋子来了，对着牛铃的响声大喊：“喂，黄嘛，你在哪里？我来接你啦！”一脚猛地往前跨去，哎呀，跌进了天坑，万丈深渊……

小蛋子惊叫着从梦中醒来，头上冒出了麻麻细汗。

爷爷坐在床边，他没有睡。他在想着那只牛铃，想着牛的命运，无法入睡。看到小蛋子醒来了，便爱抚地摸摸他的额头，用手心给它揩汗，问：

“你刚才梦见小黄嘛么，惊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看见小黄嘛迷了路，我去牵它，一步跌进天坑里……”

“小黄嘛颈上的铜铃还在么？”

“在，铃铛铃铛响。”

“好，这是一个好梦，动了响器，预兆有喜。”

“爷爷，做梦信不得，不科学。是因为我在惦念着小黄嘛，小黄嘛就到梦里来啦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小黄嘛迷了路，不晓得回来了。我要去把它找回来，天亮就去，反正是星期天，不要向老师请假。”

“好，要得，我相信你的能耐，好孩子，你顺着东方的牛路寻去，顺着牛足迹、牛粪便和水草好的牧场，有牛群的地方……”

真的，天亮不久，小蛋子就起程了。他走在羊肠似的山路上，怀里揣着两个火烧红薯，准备中午充饥的。他一路尖起耳朵听，总想听到那亲切的铜铃响声。遇着人就问：“看见戴铜铃的小黄牛没有？它迷了路。”回答都是一个“没”字。

也不知走了多远，不觉已到中午。他肚子饿了，就从怀里摸出那两个烧红薯，大口大口地咬着吃了。又觉得口渴，见路边有一井山泉，便去喝水。他蹲下去，躬着腰，把脸面贴近水面。只见清清的泉水，象一面明镜，照着他稚嫩的脸蛋，嘴巴边上，糊的尽是烧红薯粉粉，忍不住一笑。他麻利地喝了两口水，又捧起一掬清泉往脸上几抹，算是洗了脸，抹干净了嘴巴。抬头见一丛大杨桃藤，结满了毛茸茸的杨桃，便摘了满满两袋子。心想，自己吃饱，还给爷爷留一袋，还要留几颗给小黄嘛尝尝鲜，喂进它嘴里，酸得它眼睛眯起，才有味哩。休息了一会他又